

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那些记者笔下的行走和远方

■ 付杰

在旅行写作中,除了专职作家,记者也是重要的一个群体,如英国的简·莫里斯,再如近年来中国的刘子超。他们不仅是记录者,还是行走者。他们拥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感知力,身份的便利让他们得以快速切入不同的国度 and 多元的文化中,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诉诸笔端。

《尼罗河开始流淌》《边界的诱惑》《断裂与新生》这三部游记性质的作品,分别讲述了非洲、前南斯拉夫、印度这三个不同地区的风物与人情、历史与当下。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因际缘会下踏进这些国家的现场,近距离考察不同的风情与文化,并以历史审视现实,用现实碰撞思想,留下了一篇篇兼具感性温度和理性思考的文章。

土地不朽,向往明天

2018年4月,吕强以《人民日报》非洲中心社记者的身份,前往这片陌生的大陆。在非洲1123个日夜里,他带着好奇的目光、热情的姿态和探索的精神,前后踏上了30个国家的土地,亲身感受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并在景观与风物的表象下,描述了这个掺杂着野蛮与文明的高原大陆,挖掘这片土地上的厚重历史与多元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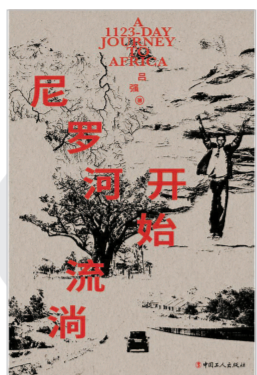
在这场三年多的行走中,吕强将自己定义为旅者,而不是记者。读他的文章,我们看到的不仅足迹的扩散,更是思想的漫游。《尼罗河开始流淌》向我们展示了非洲真实而复杂的样貌,呈现了一个融合古老与现代、贫瘠与丰饶、痛苦与荣耀的多彩大陆。正如作者所说,非洲不该只被当成“野生动物园”和“落后博物馆”,也不应该被固定在蛮荒、贫穷、苦难的刻板印象里,它也可以无愧于文明,也可以拥抱美好明天,而他的这些文字让我们看见非洲的多元性,得以一瞥这块大陆的风物与人文、苦难与希望交织下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带有文化中心论的视角,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看待非洲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当地人和当地文明真诚地对话。比如,他讲述了卢旺达对种族灾难的反思,每家每户都会为1994年大屠杀中的遇难者点亮一盏灯,黑夜中犹如满天的繁星,汇聚成一条璀璨夺目的“人性的银河”;比如塞内加尔的非洲复兴纪念馆,寄托着非洲追求文明、进步和繁荣的美好梦想;再比如南非运用传统的乌班图精神促进“真相与和解”,完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包容与和谐。

吕强同时也提醒读者,是时候摒弃自以为被文明娇惯过的孤傲,好好和那些新文明面貌深切交谈,这片暗涌着欲望与放纵的土地,不仅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和裂谷、最大的沙漠和盆地,还有太多未被发掘的认知和情感等待着我们去了解。正如作者所说:“挣脱苦难,寻求希望,拥抱生活,这片土地上的向往,和土地一样不朽。”

爱与理解,为谁所隔?

年初读了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



《尼罗河开始流淌》
吕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
柏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
张兴军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亚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多谢不阅》和《疼痛部》,她的作品融入了流亡叙事、身份认同、战争政治等问题,但由于我对前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欠缺了解,对其中的表达总有种“隔靴搔痒”的感受。此时,这本《边界的诱惑》走入我的视野,落地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印象,也补全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认知。

除了青年作家这个身份,作者柏琳还曾是一名主流媒体资深记者,对巴尔干地区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正如副标题“寻找南斯拉夫”所示,作者的行走最终还是为了寻找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曾经的“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试验场”。至于为什么要只身前往南斯拉夫,除了缘于作者深刻的童年记忆,如观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电影、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也源于曾经身为记者时对彼得·汉德克的深度访谈,这让她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疑问,而这个疑问集中地指向南斯拉夫——“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同时以“行走”代替“钻研文献”的方式,也是因为她想亲身力行彼得·汉德克的主张——“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作者游历了前南斯拉夫的主要城市,如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等,挖掘出一座雕塑、一栋建筑、一条河流,直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隐藏的厚重历史。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与当地人进行了有效交流,既有大学教授、作家、出版人士等知识分子,也有理发师、退休老兵、出租车司机等不同群体,从多个角度了解他们对前南斯拉夫的态度,不断丰富自己对巴尔干半岛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性和思辨性使其注定不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游记,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把前南斯拉夫作为凝视对象,以非虚构作为通道,对实际上诸多观念的难题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即,在美丽的风物之外,作者还在观察、理解、感受、回忆和质问:表面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崩溃;本质上,则是为什么不同的族群之间会筑起高墙,生长出边界?

作者还说道,“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者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着一个边界上的

人”。她正是这样一个站立在边界上的人,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了巴尔干的迷思,在频繁穿越地理边界和历史边界的过程中,既融入其中又抽身其外,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本书无疑也是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通过身体在场和思想在地,试图恢复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重建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脉络。

一面镜子,一把标尺

在互联网文化中,印度被打上了各种标签,如频发的火车事故、奇葩的阅兵姿势、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甚至让人林目的恶性暴力事件。这些标签强调了印度的某些面向,进而给国人造成了牢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我们对印度的真实认知。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民众对中国也存在很多偏见。两国一衣带水,彼此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间,新华社记者张兴军担任该社孟买分社首席记者,零距离接触了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选举到经济发展,从民众生活到民间风俗,写下了多篇文章,形成了《断裂与新生》。这本书以孟买为中心,讲述了“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是对印度的一次“祛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鲜活的、真实的印度。从内容来看,本书主要分为五大部分,各自描述了印度社会的某个领域,将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样貌展现了出来。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作者并未在宏大叙事上多着笔墨,而是贴近印度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外卖员、汽车司机、街头小贩等不同的群体打交道,去观察他们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呈现了一幅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印度风情画。

中国与印度,同为两个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国,在众多领域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每当发生摩擦之时,两国对彼此的刻板印象,更是加剧了敌对情绪。因此作者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民众多带有“猎奇、调侃”的心态看待这个邻居,对其认识不够真实和客观;二是不同于西方人的著作,这些文章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待印度,“更符合想了解印度的中国人的需求”。

我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在国情、社情、民情上更为接近。某种程度上,印度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投射着我们的过去,也映照着我们的当下,正如作者所说,国人如何认识印度,意味着我们如何用我们的眼光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像是一面镜子,又像是一把标尺,能否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邻居,也是国人能否成熟、客观地认识世界并正确看待自身崛起的映射。”

与前两本书相比,本书的游记性稍弱,新闻报道的属性更浓一些,广度有余,厚度不够,但不管如何,它为我们认识印度、理解印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奇葩之外的正常、魔幻之外的现实。

从非洲高原到巴尔干半岛,再到南亚次大陆,三位记者展开了一场身体和灵魂同时上路的丰沛的自我革命。减却额外的包袱,将行走这一体验“形而上”,也就更能窥见行走的奥义。吕强在他书中的一句话也可以作为这三本书最好的注脚——“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今中外,多少思想都在行走中诞生:孔子周游列国,李白遍行南北,徐霞客跋涉万里;人生如白驹过隙,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人也莫不偏爱散步与漫游。卢梭在《忏悔录》中曾说道:“独自徒步旅行的那段时期,我感到从未如此完整地存在过,从未如此彻底地生活过,从未如此淋漓尽致地做我自己,如果我能够这样表达的话。”是,行走就有这种魔力,它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疗愈作用,可以由内而外地改变一个人、形塑一个人。除了内在的升华,行走还有助于我们看见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民,去更好地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感受外部世界或微小或浩瀚的脉动。

这三本书也可以视为三位记者各具气质的私人写作,融入了他们对世界不同区域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他者与自我等问题的思考。在这些真诚的记录里,“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难能可贵的是,那些细致入微的体察不会停止,那些温和有力的文本也没有缺失。

查戈斯人,忧伤的群岛上的“失根者”

■ 李家胜

好书过眼



《忧伤的群岛》
毛里求斯多·博达 著
曾译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里求斯及查戈斯群岛原是英国在印度洋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因为英国的衰落和世界反殖民化浪潮兴起,英国政府被迫同意其殖民地独立。就国际法而言,查戈斯群岛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理应为独立后的毛里求斯领土。然而,当时印度洋局势动荡,第二次印巴战争在印度洋打响,前苏联和美国海军进驻北印度洋。英国政府为了不完全丧失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就将查戈斯群岛分离为毛里求斯独立的政治条件,此后又将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借给美国,用以建设美印洋基地。查戈斯群岛“原住民”,即书中所指的伊鲁瓦人的悲惨命运,就在英美等大国的操纵之下彻底改写。

《忧伤的群岛》是国内首部介绍查戈斯人不屈抗争的著作,让印度洋地区研究者在冰冷的地缘政治背后看见了鲜活的人物,使得那些在豪华办公室的秘密决策、钢铁洪流涌动的战争画面与小人物悲剧命运之间的联系更加具象化。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极大震动,我非常热切地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们。

《忧伤的群岛》全书分为三个篇章,主线简单明快,分别是“流亡”“战斗与斗争”和“返岛权”,故事冲击力十足,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实景式地展现了查

戈斯群岛原住民的抗争史。故事源于1961年英美两国政府签署的“秘密”协议,他们将在印度洋查戈斯群岛建立一个“战略支撑点”,并且“这片土地必须被彻底清扫干净”。于是,英国政府以查戈斯群岛分离为条件同意了毛里求斯独立,而查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则被“装上”运送鸟粪的船驱逐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成为了美军的大型军事基地,航母、战机、导弹从这里出发,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更多灾难,而当人们议论这些重大国际事件时,却没有意识到查戈斯人内心的“忧伤”。查戈斯人成了“失根者”,流散在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地。书中完整描述了三代查戈斯人通过绝食抗议、诉诸国际法和依靠国际舆论同情等不同方式进行的“战斗与斗争”。然而,由于美军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战略重要性,查戈斯人通过30年的斗争也仅仅获得了不稳定的岛屿“访问权”。

不仅如此,《忧伤的群岛》的人物也极具感染力。人物是故事的主角,只有人物才能展现丰富的思想,也才能让读者产生通远的共情。三代查戈斯人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正是他们不畏强权,顽强抗争,才能获得“可怜”的访问权。艾维和她的丈夫让·罗伊是初代失根者,他们被装进“诺达威尔”号扔到了毛里求斯的一处“活人墓地”。她们打着横幅,高喊着“还我迪岛”的口号,在毛里求斯路旁街头或是静坐绝食,或是游行示威。索朗日,艾维的女儿,从九岁时就被赶出“家园”,作为二代失根者,她尝试着逃避查戈斯人的身

份,但终其一生都在为重返迪岛而奋斗,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到期望、失望、忧伤、愤怒等不同的情绪表达。她给儿子取名“迪戈”,与她们的岛同名。在英国接受良好教育的迪戈却极为“叛逆”,他认为查戈斯群岛以及查戈斯人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应该醉心于在现代的英国打拼事业。然而,现实的打击及母亲的去世让他明白,自己并不是英国人,而是毛里求斯人,是查戈斯人。最终,他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勇敢地接过了斗争的旗帜。

语言是故事的肌肤,给读者以亲切之感,但本书的语言不止于此,它更能穿透读者内心,让人产生遥远的共鸣。语言的穿透力首先得益于作者的行文方式,更是得益于译者对中文与法文的造诣。作者在全文的开篇部分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式,许多观点力透纸背。如他对于民族的论述:一个民族是什么?是世世代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一个民族的家园是什么?是记忆,是世上最美的地方。查戈斯人的忧伤无处不在,但应如何描述“忧伤”?作者写道:“这是一种无可名状且挥之不去的阴霾,是一种感觉,一种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或者被许诺会拥有的东西的感觉。”而且忧伤是“全部的全部,一切的一切”。本书最后一句,“一团薄薄的轻雾正笼罩着椰子林和一片又一片岛屿”,查戈斯人看见了他们的“故乡”,但故乡又笼罩在一团薄雾之中——既给人以希望,又暗示道路的漫长。

最后不得不提《忧伤的群岛》的政治洞察力。本书选取了一个非常弱小

的国家——毛里求斯,一个非常弱小的群体——查戈斯人作为叙述对象,而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英国和美国。正是因其以弱抗强、以小博大,才给人以震撼。当我们看向印度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讨论目前处在印度洋的海权强国,却忽视了那些周边小国和族群,但他们才是那里的主人。当然,作者采取这样一种视角,也得益于他曾在毛里求斯身居要职,能够非常充分地了解国际政治的诡谲和查戈斯人的诉求。全书有多处描写英美两国是如何签订秘密协定、毛里求斯如何在国际社会争取主权、美军现代化武器如何从迪戈加西亚岛出发搅动国际风云,这使本书充满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深刻揭示了英美从本国利益出发谋取世界霸权的伪善本质。由此,本书也有助于读者思考印度洋治理秩序的变迁。查戈斯群岛是历史殖民秩序的缩影,又是美英大国霸权主义制造的悲剧。只有抛弃罪恶的殖民思维和冷战思维,真正将人类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印度洋治理秩序而全球治理秩序,才能真正地达到善治。

今天,世界反殖民化进程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也不是国际政治研究议程的热点,但是我们依然要关注那些曾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同样享有平等发展的天然权利,他们同样期待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同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的成员。人类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就是当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能够正视过去、纠正错误,但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一味书屋

帝尧图像的谱系化整理 与中华文化认同

■ 田兆元

帝尧在中国古代经学传统与神话传说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最为崇拜的圣人就是帝尧。我们在《论语》里看到孔子对于帝尧的赞美:“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中,孔子独独挚爱着尧舜的文章与道德风尚。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第一篇就是《尧典》。从这篇经典文献中看到,帝尧“协和万邦”,那就在建立一个联盟共同体。

图像是先于文字的人类较早的信息记录与传递的形式。我国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只有3600年左右的史,但已知中国图像却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图像叙事是一种独立的叙事系统,与文字叙事相关但独具特色。《尚书》最早的历史叙事起于尧舜,而早期图像传承被记载的也是尧舜。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观周明堂四门之墙,有尧、舜、桀、纣之象,孔子看后评论道:“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

西汉时期文翁在成都建立讲堂,图绘三皇五帝以来故事,到东晋的时候还在,王羲之还曾想法让人去临摹。《汉书》记载西汉宫殿里,“画人有尧、舜、禹、汤。”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述的较大规模的神话图像:“炳焕可观,黄帝唐虞(帝尧)。”帝尧作为圣贤楷模,在历史上被广泛地以图像形式传承。

汉王朝认为他们继承的就是帝尧的传统,姓刘的就是帝尧的传人。汉当祀尧是西汉朝野的普遍看法。唐王朝其王朝名都是取自帝尧的称号,因为帝尧也称唐尧。李渊开始被尊为“神尧皇帝”,后来再表述为“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始终把“神尧”带上。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繁荣时代人称汉唐盛世,而汉唐盛世皆称帝尧为其文化之祖。“人人皆为尧舜”是儒家文化的标志性话语,是中国人追求的人格理想。帝尧之被图绘,成为“像教”之本,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现象。

过去的帝尧研究,相对忽视帝尧图像叙事。近年民俗学研究强调语言文字叙事、仪式行为叙事与图像景观叙事的综合研究,以呈现文化的整体形象。让文化传统以谱系性形态表现出来,不仅让学术研究的时空拓展,也为文化创造找到了有效的路径。以特定文化的时空谱系、族群谱系、内容谱系与形式谱系,呈现出文化的整体性、联系性、秩序性与多样性,成为新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的一种模式。

张晨霞长期以来以帝尧传说为研究论题,她以黄河中下游帝尧传说的谱系为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凸显了语言文字、仪式行为与图像景观研究相统一的特色。对于帝尧图像研究整合与研究,是其最新的学术成就。

《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以大篇幅丰富的图像资料,呈现了中华第一圣人帝尧最为完整的图像形象,是一部神话学与民俗学视域下的帝尧图像的集合作。本书的帝尧图像材料的搜集,让我们看到了在辽阔的时空里,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华文化精神偶像的情感投射与文化认同。时间上,本书上溯到四千年前的传说中帝尧故里的陶寺遗址,下迄新世纪初期的帝尧广场造像与建筑;空间上,从山西河南这样的传说中中原帝尧古都,到湖南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展现了神州大地斑斓的帝尧图像图景。本书以大量的图像实证:帝尧不仅是华夏族的文化祖先,也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本源,体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质。帝尧图像的时空在本书中得到充分拓展。

本书对于图像的理解是立体的、整体性的思维,这就是图像谱系观的表现。人物图像不仅仅是人像本身,而是要将其图像所在的文化生态完整呈现出来。图像塑造的文化生态要庙宇殿堂与广场,这就是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离开景观的图像,所以民俗学的图像研究往往将图像景观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图像景观叙事研究。帝尧景观是帝尧精神传承的依托,在文旅融合的时代,图像景观的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正在充分焕发出。除了景观,更有系列呈现帝尧精神的物象,如陶寺龙盘,这是帝尧时代的图腾,是他的精神符号,也是他“龙颜”的直观体现。这些丰富的物象,将帝尧形象立体地表现出来。因此,本书的帝尧图像,不仅仅是帝尧像本身,而是帝尧文化的生态景观。图像景观在本书里是一种文化谱系。

帝尧叙事是在他的家庭及其臣属等交往中发生的,与他关系密切的臣属、子女,以及诸多的有创造发明的臣属,他们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交流互动的人物群像谱系。离开了帝尧,帝尧的突出贡献就没有办法体现。尧舜禅让是中国文化的精彩故事,也是古代传说人物的互动故事。所以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说时代的人物群像,



《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
张晨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托起了帝尧传说的叙事时空。我们或许阅读过《尚书·尧典》、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清代的《欽定四库全书》等书,但过去没有一本书里能呈现这么丰富的帝尧图像。考古文物图像、古今帝尧绘画图像、神州丰富的帝尧景观图像以及现代创作图像,成为我们认识帝尧文化、传承帝尧文化的基本窗口。《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是民俗学景观视域下的重要探索,为帝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资源。

以图像构建文化认同,已然人类文化传播的基本路径。曾经有位学者在一次大型讲座活动中列出盘古和帝尧以及圣诞老人等图像供大家识别。结果是国外人物如圣诞老人等识别率达到百分之百,而现场千余人几乎无人能够识别盘古和帝尧的图像。这个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图像传承上的不足,或会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

帝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需要的精神资源,需要与世界人民共享。4000年不间断的帝尧图像,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帝尧图像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创新性;帝尧图像始终置于圣贤之首,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共同传承帝尧图像与文化,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帝尧图像“协和万邦”的场景,是中华文化和平性的追求。所以,帝尧图像呈现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突出特性的代表。

希望通过《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等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文化标志性符号的认同与传播的进程。期待帝尧这一中国人的理想英雄,能够以鲜明的形象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南宋马麟绘帝尧肖像图